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471期 缅甸篇

组稿人：伊江客

花之梦

●谷奇

既然注定凋谢
就乘那一夜疾风狂舞
就随那阵暴雨飘零

枕一簇纷飞落叶
瞬间埋葬一世芳华
让蝴蝶的梦
在泥土里，沉睡

缅甸奶茶

●曹国秀

燕子湖畔
有我一杯时光
一杯下午的奶茶
端起来的心情
轻轻放在星期天的小椅旁
一个如常的街道 如常的阳光

转角小店
排开了几行矮板凳
就排开了几行休息
围坐了几张笑脸
就是几道仰光的布施

于是
我又端起午后的奶香

懒懒的一口
也合了一个节拍
拖着一双人字鞋的行人
动也不能动的车水流 和
街边的槟榔推车

寺庙里空空的银钵盛着仰光的热情

这是大金塔下的城市
佛陀的那一束光
钟声佛音
和烫金的大地
都落在手上的杯中慢慢的品

农历春节前，书友传来简讯，知道我收集缅甸文史书刊，他在露天拍卖雅舍二手书店见有《缅北纪行》这本书，提供我选购参考，春节过后，上网买到了。

《缅北纪行》：葛化、陶韬合着，1954年10月香港初版，94页，基价港币一元。

这本书出版至今已68年了。虽然是葛化、陶韬两人合着，依陶韬在序言中所言：“本书是葛化君亲临其境千真万确的事实”，记述的是葛化1940年至1944年四年中在缅北山区森林地带所见所闻，“提供缅北山区森林地带的兵要人文地图，使关心缅甸的读者，对于这块偏僻的原始森林地区，得到一点较为完整的轮廓……”。

葛化隶属于中国陆军步兵第三十八师，师长是孙立人将军，葛化是师部侦察队长，负责任务为周

详的侦察搜索地形敌情，并尽可能联络缅北山区土著部落编组游击队进入敌后困扰敌人。书中对战场战况未加着墨，仅简略提到孙立人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素质优良的第三十八师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将受困于仁安羌濒临绝境准备投降的英军七十七旅救了出来，最终并协助将日本最精锐而擅长森林作战的第十八师团全部歼灭。让平素轻视中国军队的英军将士刮目相看(p6)，撤退的日军沿途写着：“支那军，打得好……”(p38)

1940年夏季，日本海陆军进攻缅甸南部，驻缅甸的英军兵力薄弱，士气低落，不足以抵御绝对优势的敌人侵入，中国政府为确保唯一的输血管——滇缅公路的安全，并协助盟邦作战，以第五军为主力，向缅甸输送，第38师于1940年10月由贵州出发进入腊戍再进入曼德勒时，前线情势已渐趋恶化，即

胜德嫂这几天神志恍惚惚的，老板告诉她的一条消息使她憔悴了许多。

胜德嫂白天无精打采的，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她想不通：我跟丈夫都结婚快二十年了，两人感情一直很好，丈夫从不拈花惹草，怎么就突然变了心，狠心讨了一个小老婆呢？

在缅北重镇腊戍近郊这个祥和的村落里，村民们一直都称羡杨胜德两口子是一对恩爱夫妻。夫妻俩都很老实本分，又舍得吃苦，男的辛勤打工赚钱，女的在家门口经营一个稀豆粉早点铺，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也过得去。如今一对儿女也即将成人，一家人都感觉幸福已经在敲自家的门了。

三个月前，杨胜德被村里的一个大户人家招去，到离家三四个钟头的深山竹林里扎营烤竹笋。

杨胜德每年都去帮人烤竹笋，已经熟练掌握了烤竹笋的方法步骤，早已达到“师傅”级别。今年他当上了工头，带领几十个工人干活。因为是工头，杨胜德多了一些小权利，工资比普通工人高出很多，胜德嫂接连收到了两笔丈夫带回来的工钱。

眼看今年的工期将尽，工人们陆续地回到村子回到了家中，可丈夫迟迟没有回来。胜德嫂去大户老板家打探丈夫的消息，老板告诉她：烤竹笋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丈夫在山里讨了一个小老婆，他怕你生气，又舍不得小老太，不好意思回来了！

就这几句话，如同晴天一个炸雷，彻底把胜德嫂击垮了。她不知哭过多少回，两个儿女也感到没有了脸面，原本幸福温馨的家庭一下子没有了任何的欢笑声。

邻居好心地劝她：事

已至此，伤心无益！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呀，你不如暂时把丈夫和“小三”接回来，后面的事情再做商量。

胜德嫂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托人向山里带话去，说是答应丈夫先带着“小老婆”回来，她已经不生气了！

那天晌午时分，胜德嫂正在自家地里掰包谷，村东头的刘老憨从地边经过，一本正经地对她说：“胜德嫂，你老信儿刚刚回来了，一回到家，就抱着小老婆睡觉呢！”

胜德嫂一听，心里气不打一处来，顾不得玉米还没有掰完，顺手抄起一根玉米秸，回身就往家中跑去，嘴里还骂骂咧咧：“你个死老信儿，还有不要脸的小三，老虎不发威，你们当我是病猫！看我打断你们两个的腿……”

胜德嫂一阵风地跑回家，一脚踹开房门，对着床

上蜷卧着的丈夫就是一阵猛打，然后在房间里四处搜寻：“你小老婆呢，叫她出来，看我不打死她！”

杨胜德一边在床上翻滚着，一边呀呀疼痛地哀嚎道：“我哪敢讨什么小老婆啊！诺诺诺，你拿去毁了吧，我再也不吹了！”杨胜德赶紧把手中一个精美物件递给妻子。

胜德嫂接过来一看，竟是一杆大烟枪！她瞬间明白了：原来大家所说的“小老婆”就是这杆烟枪，丈夫已经迷恋吸食上了鸦片！

胜德嫂不知是悲是喜，反正和丈夫大吵了一回。杨胜德后来有没有和“小老婆”彻底断了，大家都不清楚。

在缅北曾经鸦片横行，祸害了不少家庭。当地有一句俗谚：“若要败得快，讨个小老太！”这个“小老太”就是鸦片。

(2022年6月16日)

璀璨花火如雨下的缅甸点灯节

●谢玉清

缅甸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是一个全民信佛的国家，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所到之处，处处可见大小不一的佛塔，表现出佛国的特色，一座座雄伟的佛塔、寺院、金碧辉煌的佛塔庙宇，是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圣地。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来朝拜。缅甸人把它视为民族的骄傲。缅甸人大多数乐观、满足地生活在现世修行和对来世的无限憧憬中，独特的信仰和文化造就了此间别样的风情。

缅甸有法定节假日，点灯节是缅甸非常重要的盛大节日。其影响力仅次于于泼水节。自2019年起，缅甸政府将点灯节法定假期由三天调至五天。也充分显示出点灯节在缅甸的重要地位。按照缅甸佛教传统习俗，点灯节同时也代表这瓦梭的结束，瓦梭在缅甸历法中为缅甸的守戒期，一般为三个月。在瓦梭其间，缅甸人最忌讳嫁娶、搬迁、安家、

布施或出家。点灯节的到来预示着一个节气的结束，另一个节气的开始。

据佛教传说，在佛陀的时代，佛祖的母亲生了佛祖后的第七天就去世了。之后，转世成为神仙。佛祖修成佛之后，为了报答母亲养育之恩，就在缅历四月十五日即七月十五日为众神讲经，七月月圆的时候，佛祖在众神的簇拥下来到人间，在点灯节这一天凡巡视，全国绝大部分民众认为每年缅历的七月十五日日落时，缅甸人民点燃烛光、用各种彩灯迎接佛陀返回降临人间。

佛陀降临地点则在僧迦舍城，此节日相传已久，至十八、十九世纪的时代，每当七月十五日到来时，缅甸国王就在其内搭建一座高大的棚架，在棚架上点燃灯火，同时由城通往大佛塔的路上也缀满如长龙般的灯盏，迎接佛陀返回人间。

于是，这个习俗来源于缅甸佛教，民众和信徒

在这一天都会去佛教堂拜佛，贡上些鲜花、水果和食品。也有一些家庭，他们会在寺庙做些素食，给每一位来到教堂的客人品尝美食。一年一度的点灯节，大家聚集在金碧辉煌的大金塔，在大金塔的周围，还有六十八个大大小小的金塔，使这一组建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之一。瑞光大金塔广场一早就被朝圣的民众占满，有的在点灯，有的在念经，有的向僧人们布施。瑞光大金塔朝圣民众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大金塔金光闪闪，雍容华贵，善男信女们跪拜在佛塔之下。缅甸人对佛教的虔诚更是让人无法想象，虔诚地跪下磕头，他们对佛的虔诚着实让我为之动容。大金塔及其周边区域被节日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整个仰光的夜晚被笼罩在一片热闹祥和气氛中。

尤其是全缅甸各地有数不尽的佛塔，被一串串小灯点缀的五光十色，蔚为

奇观。街道上的店家，也装上了五光十色的彩灯，到了夜晚，大街小巷星星点点，家家户户门前都是摇曳的烛光。记得小时候，每年的点灯节，爸爸会买来一些漂亮的灯笼，到了晚上，让我们一盏一盏挂在大门前面，然后在走廊的四周的把手上也点上蜡烛。左右邻居的居民，在各自的家门前也点起了蜡烛和灯笼。五光十色，漂亮极了。点灯节的夜晚，我们真高兴，可以在院子里玩。有时候，空中还升起各式各样的烟火，盛况空前。

在乡间，民众除了点燃蜡烛之外，也有放孔明灯的风俗，在缅甸的东枝，每年点灯节，全城举行放孔明灯比赛。一直延续到今天，点灯节已成为缅甸民众一年之中最大的民俗节日之一。

缅甸人具有尊师重道的美德，每逢点灯节期间前后，都会向高僧、老师、父母以及长辈们表达敬意，或跪拜或送礼。

描述野人山的《缅北纪行》

●林德基

接到英军77旅师在仁安羌被围困消息(p6)，英军最高指挥官亚历山大匆匆到曼德勒会晤孙立人告知77旅长准备投降了，征询孙立人能否派兵解围？38师即以一个个加强团的兵力将已濒临绝境准备投降的77旅救出，日军伤亡二千余人，平素轻视中国军队的英军官兵到此也刮目相看。

书中有一段记述：葛化率领自己的一队和十二架战车撤出仁安羌向北转进时，遇到三架敌机在上空盘旋扫射，他的士兵立即架起轻机枪以交叉火网向正在低飞的飞机射击。那些英军官兵，跳离战车而载重汽车向两侧草丛中躲避，这样持续了几分钟，一个英兵，突然从草丛中跳上战车，用重机枪对空还击，敌机去后，葛化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膀称赞他的勇敢，他大声的对葛化说：“上尉，你们真勇敢，我很惭愧，他们都是皇家的人，都是些绅士，而我，却是爱尔兰人！”这句话，葛化到后来才了解内中的含义。(p8~9)

这本书主要记述葛化实地探险经过；他不断的奔驰在缅北山区每一支河流、每一条道路，每一座山

岭和每一个村落侦察，(P23)。在晚近许多记述中国远征军战役故事里出现的野人山，让读者认识了野人山山峦重迭、树林里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林大、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疾疫蔓延，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

葛化记述在野人山区四天的探险，近距离与野人生活的体验(P25~36)。野人山区是在印缅边境一条溪流西南的原始森林万山丛中一块真正的处女地，曾有一队英国测量人员进入该区后全部死亡，后来英国又派一队工兵掩护另一批测量队深入野人区，又完全失踪；进入野人区随时随地有被野人袭击的危险，区域内没有道路，区内山瘴水毒，暗无天日，毒蛇猛兽不计其数，他进行侦察时，雇用的土人力夫因害怕全部逃亡，只有一名老人“向导”和两个射手陪他。

葛化走进的山区，位于印缅交界拿戛山脉真空地带，四面都是广袤数百里的原始森林和北方高原洪水冲击的危崖深谷。这些梯形的深谷，在雨季时，怒涛汹涌，变成一级级的大瀑布，山区内约有七八百户野人集居的村落，区域

内的土著部落尚停滞在初民时代的生活状态中，主要的生活是靠野猎。

葛化形容，野人披头散发，脸上涂满血污，身上有一股血腥夹杂着另外一种恶臭，手持长茅弩或刀，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必须剃成光头，没有剪刀，她们的头发与其说是剪毋宁说是割，头上恰如波浪形长短不一的一堆茅草，配上棕色的皮肤，污秽的面孔，十足成为名副其实的母夜叉。

葛化记述，此区域的种族，山里人称它为“康”族，嗜好杀人吃人，婚姻几乎全部是有着近亲繁殖的关系，依优生法则而论，这种种族只有日趋衰亡。野人山区是与世隔绝的洪荒世界，由于互相残杀、血缘婚配、瘟疫疾病，这里的人口只有日渐减少，再经过一个较长的年代，康族这个名词，可能成为缅甸历史上的陈迹。

葛化当年随部队进入缅北山区，描述中国军队在山区行军作战的艰险，就摘录书中两段记述：

▲-----因连日连夜的行军作战，官兵疲惫到了极点，大家倒在森林内倒头便睡，鼾息声此起彼伏，葛化正在熟睡，突然被

人推醒，叫到师长面前，这时斜月西挂，繁星闪烁，大地上除了鼾息声外，万籁俱寂，更增加了肃杀气氛；在一所独立茅屋外，烛光摇曳摇曳，师长和参谋长并坐在小桌边，两眼充血，一面瞌睡一面指着地图下达侦察任务……(p11)

▲在行军中，刚走上陡急的倾斜面，一幅惨绝人寰的镜头呈现在眼前，倾斜面的两侧断断续续的堆着腐烂的尸体，蜷伏的，仰卧的，靠在树干上的触目皆是，从肤色五官观察，这些死者几乎大部分是印籍老弱妇孺，尤其是那些孕妇，因体腐烂发生膨胀，胎儿和内脏都突了出来，酷热的阳光照在腐烂尸体上，蒸发出来的腥臭气味数里外可闻……，

只要体验过在野人山区长途跋涉的人，都会明白，一旦离群脱队，将会饥饿困而死。在特殊情形特殊地形下长时期的剧烈行军作战后，大家都能体会到一个人在用尽最后一分体力，极度困倦的状态下往往会甘愿死亡而不想再移动一步，这种经验，非身历其境者是不能体会的。

(P14~15)

真希望不要再有战争发生……